

姚安縣志

周鍾嶽署簽



第八冊

文徵

雜載

卷末



大興縣志

周鍾經纂



姚安縣志

金石志之九

附文徵四目錄

詮理之文

清

金剛經一合相下不可說解

高翥映

駁呂留良覺字解

高翥映

來矣鮮先生易註序

高翥映

讀瞿塘來夫子易註要說

高翥映

等音聲位合彙序

高翥映

金剛慧解通序

高翥映

心經發微自序

高翥映

定觀經序

高翥映

心印經序

高喬映

金剛慧解序

文化遠

饒氏窮理惺心集序

程易

窮理惺心集序

趙屏晉

補過齋座右十銘

甘雨

乾卦三爻與論語學而時習之一章通釋

甘孟賢

敬義立而德不孤與德不孤必有鄰通釋

甘孟賢

觀象返求錄緒言

甘仲賢

鄧氏柏園問答

甘叔賢

民國

附現存人作品

文藝金鍼序

吳紹雍

姚安縣志卷六十四

金石志之九

附文徵四

詮理之文

金剛經一合相下不可說解

吾儒自聖人指一仁體爲一元歸復之始而義則配之斯純乎不漓之天性也匪爲淆之則烏以澄匪爲染之則烏以濁此仁字便是直指心法義猶落在二三不謂習相遠而利欲紛此曾氏子憂物紛則思格之俾物物之理一斯格所以致其知也紛之則心必不正心不正必意不誠斯所以用誠以明其止善之功如此故其學以修身爲本孝以守身爲要戰戰兢兢日如臨深履薄積力久以盡乎忠恕而已呼鳴四勿三省一歎之與一唯何所分別哉其德道統之心傳斷斷不爽至于思則以喜怒哀樂之莫能中節遂有以昧夫天命之性善務修道以明之故始有求誠之方終有存誠之要莫不由乎飲食之常至於參贊位育之大用力於不睹不聞之微深造乎無聲無臭之妙然以中庸難能故先慎獨其幾循費隱以聽乎察庶盡人道之誠然誠之難可以遽明也務擇善而固執更充之以學問焉內思而外辯之大端不外此

誠明交盡而已至不思不勉則從容乃能曲中於道道至於孟氏以戰國之習霸也雜揉仁義久假弗歸乃道性善而正人心以知言寓致知之事養氣充力行之功俾集義以直涵之務屏乎其所害此知養之道蓋發前聖之秘蘊使尙虛以謀高者得所養以企夫門而思入乎其室焉吁億中之端木與夫顓孫卜商之流大都積義而務大縱恣以中繁者也以故聖門之學歧則權奇勻攬取摹之術成故戰國極於縱橫而後已也秦降迨於兩晉又以清言爲名高擅藻采以開六朝之習故漢薄其兢麗仕多卓卓於循良率是以還要皆求工於其末遂釀五季以忘本之亂有以哉唐以風詩後之八姓又斯漓矣宋自濂溪以致二爲入聖之要以立誠爲修學之本廉以取名銳以求志觀太極之實理爲一貫之心宗遂以主靜爲守默之學然後理學或一見於世嘗謂二程子曰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二程勇於行不爲空文遂悟不傳之學於遺經明扶中和於事事物物莫不以誠敬存之其時聞風者誠服覲德者醉心然視爲僞學而傾擠之殆亦幾幾乎危矣吳蒼迪世元晦降申始師李延平延平教以從裏面體認先生遂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時時居敬窮理乃曰物物格卽知致力以知本爲學二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故西山眞子曰孔子集前聖之大成紫陽集羣儒之大成洵然矣嗣是金元入統則仁山金氏篤恭以敬一白雲許氏砥行於始終數子而外泯無聞焉歷明越二祖而迄成宏理學推李時勉爲首爲祭酒六年遂乞休焉

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莫與敵者其後則羅倫之隱金牛何喬新之尋白鹿章懋粹中貞恪而歆
動舉世卒皆遵凜程朱表律天下者也當時世俗之龐純道風之渾噩其後楊方震之居散窮理及老不
懈鄭中孚蔡伯瞻之志樂顏瓢貧甘范甌以聖學而寓之於舉子業中及鄭歸里中不知有侍郎蔡則移
家建甯志趨考亭遺風焉故先正謂自象山引釋以亂儒借儒以文釋駕僞以亂真端自此始致白沙有
自然不假安排之說宅元神而門瀕氣而又雜之於黃老矣先正又謂江門一唱早續象山之燈致虛良
能再啓姚江之鑰迄陽明以悟良知爲法門其徒龍溪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一舉而怪變百出遂
致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又立三教一家之說以渾同之此正嘉百餘年間各爭技於靈蛇
互書疑以載鬼於是理學淪亡至今猶染其積習也其時如顧叔時力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謂曰辨四
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以爲佛自立空宗而陽明陰壞實學耳迨後豈復見如高景逸輩悟明夫
萬變在人而實無一事之言取吾儒靜坐法覺心以澄氣俾之以塞乎天地間以續孟氏之學哉夫至今
日則理學愈難言矣當周程朱張之望重行修人且目爲僞學繼則排之以僞黨甚則蓋之以逆黨欲殺
之矣喬映何人斯敢談理學耶故轉就釋典而極明之俾門內之學轉於門外得之也此無可如何苦心
蓋欲以實理救空法此卽是不可說妙合不以談希言順鴻蒙者各相契取已耳釋又自折蘆以別來傳

教外蓬香棘栗屎臭乾巴務令妄絕眞還方許斬釘嚼鐵隙鼠注猫睛崖師禿象魄卽是不可說說卽落成因則於法相不又幾幾斷絕矣哉要知如來金計悉從芥子中穿之透之無非實理蓋得此實理卽是不可說知此或於吾儒之實學有以一證也

按居敬窮理致知力行吾儒之學本自有正當牽轍可循自後儒窮幽極竒初則引釋以談儒繼則引道以入儒明儒如李卓吾輩遂有三教一家之說而儒學之旨晦卽釋道之旨亦揉雜而不明不然三家各有不相掩之要旨奚必牽強附會以求合於一金剛經爲空經六百卷中挈精鑒粹之要刪而要歸於下可說學者心領神會自能得之必以儒學證之謂皆一一吻合則鑒矣先生於釋道兩家書皆研討有得特惜其不脫明代諸儒講學之餘習文詞雕琢處亦然錄在此篇以見爾時風嚮由雲龍識

駁呂留良覺字解

高翥映

昔閱呂石門講義謂覺指此理則是使先理理後理矣可乎蓋先覺先得我心同然之理也覺字卽作理字看下去今閱甲戌扶質房書陸希韶先生亦泥講義以爲外道將覺指心要知佛氏亦並不將覺字指心蓋覺者心之靈通處與使先覺覺後覺之覺字差同然吾儒之覺字就據理有契會於心處而言佛氏之覺字則以心上了徹處而言稍有千里一毫之別竊鄙庸之志在於講學以一講學則謗誹滋生非徒無益確知其難入效忿然註佛典多有所寓吁吾道之不明咨嗟涕洟何處告語哉

解覺字分晰儒佛甚明可知眞理自在天壤不得以門戶風氣之見消之也由雲龍識

來矣鮮先生易註序

高翥映

理發幽微象能彙括言理者盡事物之妙而各臻其極惟象焉窮上反下之理探蹟索隱之道陰陽不測之神吉凶悔吝之事充類至義莫不備盡於斯慮懣所以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焉爻焉象焉明乎窮變通塞之義所以繼慮懣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觀也察也觀察夫象數之先而已矣蓋形器自然先河洛而天地之象著先一奇一偶而圖書之數成先六十四卦而八卦之位定具體而微莫非象也神而化之莫非數也乾坤其易之緼耶譬衣之納絮衣爲象而絮爲理舍衣則無以寄絮舍象則幽幽漠漠者誰得而問之故理存象數之先擬議乎象數之後舍乾坤而萬事萬物無以寄舍萬事萬物而乾坤或幾乎熄圓圖序卦繫辭皆三聖人教人學易之法司馬史之言曰易以道化若非重而復之錯而綜之近取諸同體遠取諸爻變則何有於神明之道哉古之註易者自漢而上十三家其言二百四十九篇歷漢而下莫可稽紀宋儒忘象亦惟談理至瞿塘來氏於求溪萬山中窮研二十九年闡四聖之祕旨發秦漢唐宋所未發功四聖垂千古而莫變者象也其心得在乎圓圖圓圖之理在乎氣數氣數之學在乎主宰天行之主宰在乎健法天之主宰在乎強自強則不息氣數流行而無端孔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易從之學能一之以象而彙括夫圓圖斯已耳余得學使凌君手鈔本凌君年七十有八而究心如此遂任其圈點微加校編並採先生遺圖及諸儒之圖以補之廣見者之目也書梓成因

語諸人曰錯綜爻變聖人之心學來氏明其象故易知焉錯非來氏錯也綜非來氏綜也中爻非來氏中爻也同體者變者性情之變乎剛柔健順者亦非來氏矯揉而造作之也讀是書者撥翳障於理窟由氣數之圓圖以貫乎動靜對待之機緘知四聖亦且弗違焉窺是圖者處事當乎仁氣由乎已則數轉乎其中矣明乎來氏之心學而四聖範圍之化昭矣當時中丞郭青螺於萬曆三十年請公帑梓行是書後十年學使張之厚刻於成都歷天啓乙丑大史陳明卿重刻於京師崇禎間御史劉安劉再刻於蜀吳守史君應選皖守田君大本與夫沈際飛諸儒翻刻於姑蘇于皖于吳者不一而足皆同此作易之憂患也夫

滇緊注雪君先生註來易而重刊之爲功士林不少後其家被籍板俱喪失滇人已無知之者白石生不可一世獨心折此老作滇書特紀高氏篇與蘭芷菴菖溪淵並稱蓋雄博之氣自有以動之也何得輕其爲土司而忽視之哉

滇南文略評語根極理要
指點來氏心得如數家珍

歲己巳呈貢秦君光第得先生校刊凌本屬雲龍驪校一過爲序而刊行之是書續得流傳徵先生闡述之勤不在此錄存此序以見秦君之功亦卽先生之功也由雲龍謹識

讀瞿塘來夫子易註要說

高喬映

經首易而易尊註能使先聖之心大白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灼見乎先聖則人將捨己而以先聖爲心此教之所由隆而風俗所以還醇也義皇奇偶畫卦包括陰陽之蘊無文字而欲人盡曉然厥維難哉迨復演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知文字必不容已矣文又命名自定也命辭自正也周逐爻立辭孔象

之象之聖賢覺世憂民之心誠有諄諄乎其不憚煩者繫說序雜烏容己已然則易遂如日經天乎何以自輔嗣迄晦菴莫不亶聰明備制作而象之晦蒙如故瞿唐來夫子作錯之綜之挾以中爻而象始著象著而易益彰使人觀象玩占自得諸語言文字之表瞿唐之功誠不在禹下矣其文萬千餘言領其大要惟教人遏欲存理使吉自我作悔吝默消無過貞勝之一言是則博而反約不待占卜而始知者也蓋應事接物不外剛柔而心爲剛柔之本無欲而清則知柔知剛動罔不臧此貞之所以勝也貞勝立則可因瞿唐而以易爲心則四聖可續教有不隆而俗有不醇者哉

易何取乎象耶凡人覩物則興懷亦如攬鏡則修容故曰吉凶以象告既觀象而知吉凶未有不蕙蕙焉避凶而趨吉者也畏欲防邪將相是賴宋儒欲掃除象數而專言理夫理寓於象猶神藏於形形滅神將焉附象去理豈獨昭遂疑序卦爲邊見雜卦爲錯誤迷則無所不礙曷足慊乎瞿唐來夫子錯之綜之取以中爻象乃畢露於爻中每就文王卦名取爻象以參考之雖三代秦漢而後其事亦無不脗合者以至近而一身自少至老去就俯仰利害禍福如容在鏡纖悉靡遺然非象則易無由尋非註則象無由入甚矣來夫子之有裨於後學也

善註者以經註經不以我註經善學者以我讀經不以經讀經偶舉一端如乾坤錯六子皆錯四正四隅

自然交錯此陰陽之必然上經三十下經三十四數不均也及其綜之則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數却相勻非中爻不備亦要也爻止於六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是皆以經註經故序卦雜卦具見聖人深意徹即無所不通也後之學者苟不以經讀經置身於三百八十四爻間莫不有我之位置二何以譽四何以懼剛何以勝柔何以危待君子何如而揚廷有孚待小人何如而不惡而嚴體認極真養之純熟德性事功融合如一靜有自得動只隨機豈必遇事設筮然後知吉凶哉余觀東漢黨錮元祐竄逐迹其言動豈非君子揆諸象旨未執厥中雖謂不以我讀經可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小人自遠雍容廟堂又安海宇豐亨豫大不亦休乎

易爲君子謀至勤懇也六十四卦大象皆曰君子以欲君子學聖也如乾文言先贊聖人究歸君子勤懇如是孔子潛龍也祖述堯舜則飛矣志在春秋亢且悔矣可見六龍只是一龍飛非獨升亢亦非貶特在乘之因時剛柔迭變耳聖人可學而至也

溟南文略評語以我讀經即以經註經惟來予有之雪君先生可謂知來予之深矣非經學純遠不能作是語又首段評語此以心字作主心爲剛柔之本心清知剛柔則能貞勝貞勝立則能以易爲心而四聖可續也二段評語此專論取象學者由來註以觀象中交象以尋理可以悟吉凶消長之道進退存亡之理也三段評語此以註經讀經雙提並讀而歸重在讀經者置身於三百八十四爻間而體認極真是其入手扼要處

聖天子休聲春和萬物咸遂恫南服人文特簡翰苑儒臣來茲啓運定州恆齋先生欣承帝命

康熙四十一年定州王之

楓恆齋督學請御賜育才額於書院故有御書樓

精白乃心公忠校士凡先之陋習一一盡洗以冀得真才抒士氣宏壽考作人雅化開

南中世世風會於是搜山林之碩果問石室之藏珍無一而非法古人用心用世用人之道意將以闡明

理學求敦厚信讓以救正人心一日檄姚郡伯衛君淇

淇曲沃廩生康熙四十年任楚雄

命謨謨纂雖足山志訂讎等音暨理

學西銘諸補述惴惴款款申命曰若舍是無以奠南服而移其風易其俗翫映以遠陋之人過蒙禮遇辭

不獲命勉筮日從事以塞責越三月雞足山志告成暇遂取馬氏等音與林子聲位合而彙之乃更爲之

序曰平心氣靜而後五音調臍呼鼻吸而後折攝應蓋音有定聲字隨填入此未有天地先有音聲自然

之義也不觀關雎律天清濁呂地其自然然而不待勉強以故君子正人聲與氣諧音義曰聲氣不壞則

音聲自轉誠有然矣由今天下推而之萬世萬國嬰兒初生觸地呱呱呶哇之聲莫不同也何也以一絲

不繫之初心自然得其中也中之聲渾融與天地合豈非一無所繫壞以至於此哉及其漸長習見相遠

舉諸人而慾焉漸以壞其天焉求元聲反本始其可得乎今欲移其風反其始不於聲律自然之義以察

求焉恐習遠之性未易復而今日之風未可遽移先生果有意於斯寧二子之幸滇之幸亦天下之幸也

夫馬子減母以便學昔張洪陽之定母廿字李如眞之存影母而囑括於廿一字已倡其端矣林子之開

承轉縱合郝氏京山先已言之矣然未如二子之使人習耳夷考吳幼清陳晉翁熊與可趙凡夫皆欲加
母明聲韻者也何如此近情以呼捷呂獨抱吳敬甫之廢門法又欲即體以斲變者也何如此自然協天
地之律呂又况鄭漁仲章道常劉鑑廣宣智鸞之徒辯說聚訟配位究莫通其幾微自韻考之成均均鍾
於一絃分九分十二即隋唐志之載甯外華嚴之字母耶迨是神珙之圖邵子之衍沈韻唐韻徽州之傳
朱子之譜以至金泥閣中原音至洪武正韻編之宋濂王僕趙壻孫賁諸手而若定焉者以不求之自然
而然不免仍紛拏不一故曰心平氣和五音自調鼻臍神滿折攝任意得天厚完吾真則音聲之道自然
而合宜求師於天下萬世萬國之赤子則莫不有同之者在焉今一德日新九功惟叙璿樞運四氣以相
均金軸抒萬方而靜謐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違顏於咫尺也正始之風播於遐邇聲音之復其在斯乎

檀默齋云此書所敘與所辨論徵引學問之博縱幾於達元
渺而造幽微信然至其文氣之浩瀚殆可方韓潮蘇海矣

滇南文略評語元元本本理
實氣充小儒當見而咋舌

於聲韻諸家能折衷而得其始原不惟姿秉之
高亦見搜覽之博有關樸學文字由雲龍謹識

金剛慧解通序

高喬映

易獨予謙吉者以撫下其能卑牧乎志毋虛以思妄譽毋行矜而欲過人也斯吾以竊說名解者視吾孟

孟然如坐夢境中而人均醒醒焉以聽此未寤中之囁語或笑或憐存乎人始成寢說而不敢傳嗣成要義又不欲傳再拈梵語以譯之名相以釋之思災梨又忍之不付梓者幾年矣又詮次諸家之言成二卷而後將經文分疏之以明其段落圈點之以別其微旨共六種思統之以一名而竟不敢出也先大夫曾垂愼始之訓曰疑則卜焉命以不字之闡百是字之闡亦百祈非相老人於佛前拈之滿百枚出多者傳非多即止無何百闡得是者九十六非老人嘻曰曾識非者僅得四枚乎余曰否否老人曰四非字蓋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因四非以識此四無則可爲檀那賀胡不通名之以慧解歟余唯唯然仍不敢安焉今書爲黃君子上捐梓問序於余則慧解之名已爲黃君印取於我乎何有法應無取於我書乎何有

心經發微自序

高喬映

謂之心經其實皆談空理也惟其顯空理而後人之心道之心乃見七聖人之傳亦要在危人心而微道心而已心一也人則危道在微允中精一其旨誠微哉然菽粟布帛也夫婦之愚可與知也益又難之者何耶蓋欲之則迷理之則明所謂善復其本初者以其欲是以難之耳復初之道維何空其五蘊而已空五蘊維何觀自在而行深之而已行深之維何色空兩盡人法雙遺而已洪範五事以視先於聽思尼山

九思以視首其存治夫視之用有色也視之體在觀也觀其所空而得自在矣視之思則明也其然不其然耶而經曰色空不異也色空卽是也是則捨色不足以用觀捨空不得以行深矣思睿作聖固惡可捨色於觀哉雖然行之所以深者以其時照見也當其未照時五且蘊矣十二緣顛倒矣十八界交蔽矣易曰履霜堅冰至斯正作易之憂患者也佛於衆生苦厄中而教以得度法必竟如日麗空冰霜盡化特此慧炬一照而已耳然而照之於觀何所異要知觀非照則無以大其功照非觀不足以致其德觀照非去色無以言空空非色無以成觀照之行深也行深則行深矣金屑雖貴亦要知入眼則翳乎是用其所觀之時倘非空而得中祇自墮空以爲病安所謂觀之而自在者耶故文王之序卦大過終坎離而水火分小過終既未而水火合其分以時合以時也時平時時之爲用大矣哉釋之巢龕面壁行深也十載九年火候到時也儒之鹿洞求溪亦行深也積思久久而通焉火候到時也先王之閉關以息物君子之齋戒以掩身行之深不外乎身觀之內空而得自在依般若修此外更無別法矣嗚呼草木之春萌冬閉世界之成住壞空人之生老病死時則使然特其即平時不用乎照耳不用照則色色欲礙色色理障故以不空今時時用吾中時時照所攝而我之大神大明至我之無上無等修厥惟平時行深以觀其自在也哉心焉奚以靡

按自宋明以來朱子之學說盛行釋道二家幾視之若仇讐不知宇宙真理非一人一派所得私非一端一義所得譬故歐美信教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以廣求真理而真理日出也宋明儒者雖明詆二氏而又陰竊其說不如公開研究之爲愈先生天資高朗于二氏殫精研微故錄數篇以見吾姚之
大有人也

定觀經序

高翕映

月懸水契色入鏡分一性精明則鑒無不別其至風行水上月盪波騰本體雖極圓明不免絛渙所失故易有渙杞渙躬渙羣渙汗渙血之各適其時此爲用者移乎時而失其體之一說若鏡之始型則朦然及粉之以錫鑪研之以礬施始朦然者今鬚髮可察矣故禮有見前慮後之言而尙書有桀失玉鏡之語此又爲體者務得其用而益明之一說要之月無心水無心風亦無心鏡雖假研磨而使之明及其明焉亦自無心夫無心庶幾乎有合於道哉然則心可使無乎無心之候在能定也定可使觀乎能觀之理在一誠也故大學一書以明德爲體親民爲用要之止至善而物不以遷其蓋幾幾乎定矣則定之入門在知止而莫不止於至善之一法若定而能觀必至靜安而後能慮乃爲得也淮南子曰大慮故無心也非其誠者而能止至善乎不止其能定乎不定其能獲益於靜安之境乎不真靜而安可能慮鑒若神乎不真慮焉則能知先後別本末乎子輿之知言要即慮中之精鑒子輿之集義不外止善之誠明紫陽曰輦其舊染其猶鏡之於施錫而已其又曰盡夫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亦猶夫月明水定則虛靈不昧之